

星期做五日，週末不來；工價爲每小時四元，每日16元，亦由老人保險支付。住院爲每日八十元，醫生在外。故老人保險組織甚願病人回家，由他們供應護士與管家之費用。當日兩個護士又來，據說管家工作須由她們照管。她們看她疊床，換被單，吸塵，抹灰，洗衣等後就叫她替我盆浴，她們二位看住她代洗，並關照以後每星二星五盆浴，關照後，她們先走。浴後女管家上街買菜做飯，等我們夫婦吃完她就走。她做了兩個星期，第三個星期換了一個年青的黑人，我的精神較好，除每日在家走路外，我想種花，就叫她幫着拿花盆拿泥拿工具，叫她看着我種花。我又向她學做外國菜，如烤牛肉烤豬肉及做雞蛋糕等。第四個星期，我開始坐她的車子去菜市，我不出車。第二天我開車，她去菜市，我坐車中。第三天，我開車，她陪我進菜市，以後她陪我，我開車我進大菜市買菜。如是者四個星期，她的工作完成以後不來了，我自己獨立買菜做菜。太太兩腿不行，雖能走路，但不能立久做菜，所以都由我來。

護士每星期來兩次，來了六個星期，她們的工作也完成，以後每星期祇來一次替我打B-12及試血壓等事，至今未停。

開刀醫生開始叫兩個星期去看他一次，我五月十七日去看他時，我兩腿無力，走路走不動；我告大便拉稀，拉後渾身無力，他給藥吃。藥是鴉片煙精 Codeine 15mg 份量甚輕，叫每隔四小時吃一粒，拉得利害時吃兩粒。叫三個星期後再看他一次，我六月七日去看他，已能自己開車；吃藥，每天祇吃一粒。看他時我說一切均好，就是開刀後所失體重十磅未能增回，出院時爲113磅現仍爲113磅，他說，不會增加云。叫再隔四星期看他一次，我七月七日去看他時精神甚好，體重未增，每日仍吃一粒藥。此次叫隔三個月去看他一次。我十月廿二日距開刀整六個月去看他，他說一切都好，以後無庸去看他了。

現在回想未開刀前，每日要吃三頓 Mallet 每頓 10c.c.，每三個月至六個月要到醫院照X光看胃瘡還存在否。每天吃飯要注意不能吃犯法的東西，大便時要注意有無黑色的東西，怪事就是每次發大病總在春天四月！開刀後至今一切不管，什麼都吃，體重雖未增加並未減少。在醫院特別室之五天，回家六個月之軟弱，爲以上諸便利之代價，是否值得，只有自己知道。

我到英國留學（五）

吳國柄

加入同學們課外的活動

在英國的大學是男女同校，社交是公開的，男女同學非常的親切。在吃午飯時，大家自由談天、自由跳舞，很是活躍。我自從學會跳舞之後，就加入他們跳舞的行列，這是以前中國留學生沒有辦得到的。

英國學生吃過飯後，就男女成排地到公園散步，又說又笑又唱，因爲他們西裝革履，所以走起路來特別有精神，真是有海上王國的風度。他們邊走邊唱，手挽着手，令人覺得他們很可愛，多次想加入，但苦無機會，只好一個人在後面跟着到公園去。因爲他們有種族歧視，又因語言隔閡，自己就有種自卑感，不敢接近他們。自從敢和他們跳舞之後，自卑感就減低了。又和海倫有深交後，使我有登堂入室之感，觀念也改變了，因此每回吃飯時，我總帶着盤子，和海倫坐在一起共進午餐。

有一天，天氣突然好起來，人也覺得爽快。海倫吃過飯後，提議到外面走走，我聽見這句話，心裡很高興。同時海倫有個朋友名叫 Barberia，願意和我們一起去，另外旁邊的兩位男同學也願意加入，於是五個人成一排，我在中間，海倫在右邊，左邊是 Barberia，外邊爲兩位男同學，五個人手挽手走出校門，到公園去，一路走一路唱，唱的都是學校的校歌，氣勢雄偉，表現出少年男女的精神，因爲只有一點至兩點間的空間，所以在公園走一圈就回學校。

因爲這一走，很多男女同學都看到我了，都對我另眼看待。以後，若有好天氣，我都加入他們的行列，有說有笑有唱，唱的歌好多都不知它的

意思，所以無法記起來，同時時間又短，無法問他們。

隔天早晨上課之前，有位學生要借我的 Homework，他就是昨天跟我並排到公園去的其中一個。我問他昨天唱的是什麼歌？他說：「是 The World is Mine，這首歌是小學的校歌。」我請他把全文告訴我，他就寫下來，歌詞是這樣的：「The World is Mine, I am Master of all. Conquer the slaves.」意思是：「世界是我的，我是總主人，征服奴隸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把征服奴隸改成征服自然 Conquer the nature. 他說：「可以買本最新流行歌曲的歌本（New Popular Songs）來看。」我買了，但是看不懂，只有在晚上到 Clapham Common，碰到一些小姐們，請她們教我。

我向電學進攻

因為語言搞通了，對英國的風俗習慣也熟了，有了求學的基本條件，乃向電學、化學、物理、力學、材料力量這五門功課進攻，這五門功課是工程上最重要的，也是我國學術上落後的五門科目，也可說是八國聯軍，我國失敗的最大因素。

我在學校已將一年了，上課之外注重的是實習。在課堂上講理論，在實驗室裡實習，每個實驗室裡有專門課程，沒有書，只用一種硬紙板，硬紙板上貼有說明書，這說明書是用打字機打好的，用透明油漆將它油住，這樣經過很長的時間也不會壞掉。說明書上面寫着很大的一、二、三、四、……十，很大的號碼，學生進實驗室後，由老師將 Card 發給學生，學生拿着 Card 找實驗枱，實驗枱上的號碼和 Card 上的號碼一樣，所有試驗的儀表、器具都在枱子上，學生先把 Card 上的字抄下來，把上面的圖畫下來，然後才開始實驗。例如電學，先把電錶、電線這些試驗的東西都接好，然後報告助教檢查。

我想把這五門功課同時進行，但很不容易，本來學數學是很重要的，

我在中國比在倫敦學得多，所以拿學數學的功夫，全部來進行這五門功課，首先向電學進攻。因為海倫的爸爸是我的教授，而且對我有好感，所以學習起來比較不困難。但是每次試驗的時間短，而所試驗的東西多，英國本地的學生，都有些電學的知識，一經教授指點就明白，不必再實驗。可是中國人不同，祖宗就沒有電器這兩字，在中國學校學了一點，也沒搞清楚，所以一到倫敦大學，就感到受電學的威脅，花很多時間，想把它弄通，但沒有實驗，沒有見過是很困難的。

有一天下午，上電器實驗時，因為海倫的父親對我很好，我要求他是否我能在實驗室延長實驗的時間，把從前的補起來。他非常高興，立刻介紹助教給我，准許我延長實驗的時間，助教介紹我認識那管理清潔工作的校工，他是電器工匠出身的，在學校有十年之久了。我很高興地和他交談，他問我是那一國人？我說：「是中國人。」他說：「你怎麼能說這麼好的英文呢?!」我便將 Gladys 教我學英文的事告訴他。

第二天，我帶幾包煙捲（Cravena），送給那位校工，他說他平常是不抽那麼好的煙，又說：「他五點就要離開實驗室。」我說：「我負責幫你鎖門和整理。」他說：「整理你不懂，只要幫我掃地就行，把電線等東西檢起來就好。」因此，我有很多時間做試驗，從一號卡片做起，明白地不做，不明白的就做，以趕上現在所學的為止。所以我的電學大有進步，每次考試都是八、九十分。海倫的爸爸告訴她，我的電學大有進步。海倫的媽媽說：「不但電學好，而且舞也跳得好。」叫我常到他家去玩。

我向化學進攻

化學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和工作、飲食而且和醫藥大有關係。故英國人對化學非常重視，在中學時，他們有此種課程。從前中國的教育只注重孝悌忠信，忽略了科學教育。在交大，因為 C. C. 羅教授教力學，我怕得零分，所以大部分時間都在背他的課程，化學是一位外國人叫 Eton 教的，

那時英文我不懂，而且實驗的時間太少，我沒有澈底了解，只求及格。

但是到了倫敦就不行了，他們的學生在中學時已讀過化學，有了化學的基礎，所以他們到了大學之後，就學得更深。因為我是學工程的，對於材料上化學成份的來源，一定要知道。不過因為我的根基不好，所以教授講的都不懂，我心裡很著急，因此，在化學上用功。學校化學課所用的書很好，尤其是實驗時所用的書非常切實；所以我就向化學進攻，求補從前的不足，以便能跟上他們。

化學實驗室的設備完善，教授也非常和悅，問學生是否明白，等每個學生都明白了，再往前教。化學的講堂很大，他們叫 Chemistry Theater，男女學生都有，顯得講堂特別熱鬧，朝氣蓬勃。

我初來時，因為英文不好，就躲在後面，怕教授問我。自從英文搞通後，我就坐在前面，以前不明白的不敢問的，都敢問教授了，教授見一個東方人能夠講英文，他覺得很奇怪，因為大半的外國學生，都是不敢和先生交談的。

化學注重在實習，實習要用藥料、器具、試管，從前在中國的時候，這些東西都是很節省的，藥料只用一點點，試管用過了要洗。在倫敦大學實驗室，試管用過的就丟掉，再拿新的，藥料也充足，男女混合分組 (Groups) 實驗，我用我最活潑的精神，最和氣的態度和這些同學一起實驗，有說有笑非常熱鬧，不過聲音都很小。

英國人是很幽默的，喜歡說幽默的 Joke，常常說一句話，令我想了半天，很有趣。這樣大家在一起工作，好開心，而且對我的英文進步大有幫助。

英國不准女人學工程

我在化學教室及實驗室，看到很多女同學，一起上課一起實驗，但是在工程課程，如電學、力學、材料力量、測量等，就沒有看到女學生，我

問他們為什麼？他們說：「政府不准女人學工程，所以土木、機械、電器等科目都沒有女學生。因為英國認為男女身體構造不同，凡是關於工程這方面，要登高涉水，深入地下礦坑，這些都不利於女子的身體，所以英國政府不花這筆錢在女子工程教育上，因此學校裡，凡是關於工程的課程，都不准女學生進入。因為化學、物理等不需要力量，而且關於醫藥、食物都是女人必需知道的，不是盲目受教，是學以致用。

向物理、測量、材料力量進攻

因為在交大羅教授教得太嚴，所以沒有機會去仔細思考，就像人吃飯一樣，不嚼就吃進去，不能消化。我只求及格，不求學術上的了解。在英國就不同了，第一要了解，第二要實驗，第三要用。因此，到實驗室，試驗什麼東西，就要去活用它。

力學要算是很費腦筋的事情，而且力量來的方向不同，因為角度的關係，所以力量有變化。力量有三種：一是剪力、二是拉力、三是壓力，這幾種力量都會聚於一點，這在算學上很麻煩，為避免在算學上解決問題，用 Force Diagram 來解決，非常簡單明瞭，不明白的可到實驗室去實驗。橋樑、屋架的結構，甚至於機器的動態，都用圖解的方法來解決，非常的簡單。回想羅老師逼的我非到英國留學不可，否則將降班開除的情形，心裡負擔一下子都解決了，好舒服。

同時，我以前在交大學土木工程，學測量受伍教授的指導，關於測量上有兩個困難：

一、要算儀器的偏差。

二、要用三角來算線的長短。

在英國不來這一套，儀器的測量準，但用的不多。算儀器的偏差不用角度的方法。算線的長短，完全用 Diagram 的方法，用度數規 Protractor，用縮尺 Scale 來解決。測量時用冊子以外，圖立刻畫出來，又快又準確，

這是英國的方法。

我有個同班同學，叫陳日安，是新加坡的華僑，他是學土木工程的，我是學機械的，因為土木和機械有很多相同之處，所以我們成爲好朋友。機械裡沒有測量這一科，我想課外學這一科，他說：「你不用學了，這太簡單了。」他買了一套測量的儀器：經緯儀（Transit）和水平儀（Level），因為我懂幾何三角等基本課程，就會利用了，我去學習，果真很快就學會了。（我回國後開補習班，教測量這一門，學會的人很多。）

我向力學進攻

我在交大時，因為對力學沒有澈底的了解，只求不得「鴨蛋」就好，羅教授講的我不懂，他也沒問我們懂不懂，也沒有實驗室去實驗，而且老師很兇，所以不敢問他，於是就用背的，只求及格。我父親是軍人，如果我被降班或開除的話，他一定不會饒過我，我爲了要躲開這門功課，離開交大，到英國倫敦大學留學。

到倫敦大學以後，我先把其他的功課弄上軌道，末了用全部的精神對付力學。倫敦大學對理論、實習、繪圖、數學同時進行，而且配合得很好。力學中尤其注重材料力學和繪圖。到學校後，就參觀實驗室，實驗材料和儀器都是最新的，而且和工廠有聯繫，不是空空洞洞地講。

我運氣很好，是正規生，和他們同時學習，我的英文通練後，嘴能說、耳能聽，有疑問的地方也敢發問。我每天在實驗室下很大的功夫去實驗，把主要的金屬——鋁、鋁的合金、銅、鐵、鋼、鎢和木頭、水泥、三合土，按照課本找出它們每一方寸的密度、硬度，另外 Modulus of Elasticity (psi) Shear Modulus of Elasticity (psi) Yield Stress (psi) Ultimate Stress (psi)、都列出表來加以實驗，有關各種各樣的建築材料，都找出它的 Radius of Gyration，我從前搞不清

的，這回一定要弄清楚，用數學算，用繪圖的方法繪圖，使我成爲一個材料力學的專家。

倫敦大學的每次考試，都不是老師考，而是政府派人來抽考，不先預定日期，隨時考。我每次都考得很好，引起英國教育機構的注意。當時班上有很多同學考不及格，看我考得很好，都很羨慕，每次都有很多同學約定時間叫我幫他們補習，或到實驗室去補。在學校請 tutor 補習是很貴的，我幫他們補習，都不要錢，也因此而交了很多男朋友。我因跳舞跳得好而認識很多女同學，現在又交了一些男同學，所以我在學校裡很活躍，精神也很愉快。以前我都是和男、女同學一排排到公園去，現在我又和男同學排排走。

加入同學們的行列

在英國交男朋友很不容易，他們在學校裡很少講話，聽完課就走了。交女學生比較容易，而且她們也較和氣，不過在起初不易認得她們。

英國的男人很驕傲，在我們國內有外國語言這一科，他們沒有，他們認爲英語是最棒的，不需花時間去學外國的語言。在倫敦大學還有其他的外國學生，他們來自英國的屬地，這些學生是由一、英政府派他們來的，二、他們自費來的，這二種方式到倫敦大學的。他們的英文程度，聽、說、寫，比中國學生強，因他們從小就讀英文，不過他們都有自卑感，認爲他們國家是英國的屬地，趕不上英國，所以他們除了上課外，很少和英國的男、女同學交往。

我和他們不同，我認爲中國文化比英國文化早得多，火藥、指南針是我們祖先發明的，他們的祖先見都沒見過，不過因他們出了聖人，他們的聖人和我們的聖人不同，我們的聖人是精神的，他們的是物質的，如瓦特發明蒸汽機、發明煉鋼爐，把鐵鍊成鋼，造出輪船、火車改善人類的水陸交通，製造機器代替人力，使英國由一個島國的人民而向外發展，成爲海

上的王國。

我經由奮鬥而有機會到英國留學，政府給我錢支持我的學費和生活費用，我是一個多麼幸運的中國青年。我們的成吉思汗曾遠征歐洲，當時英國不知野蠻到什麼程度？英國看不起有色人種，說我們是落後民族，我們究竟落後在什麼地方呢？我們落後在沒有火車、輪船、機器、槍砲。所以在中國歷史上，英國人給了我們很大的困擾，把我們打敗，尤其八國聯軍時，我們的國家已不成一個國家，這是我們祖先落後一步走上科學文明的結果。

我現在明白了，就要和他們奮鬥，我記得上小學時學的一首歌：「黃種飲享黃海泉，亞人引種亞洲田，青年！青年！且莫同種自相殘，學習歐美自強，不怕死、不愛錢，丈夫絕不受人凌。」這首歌給我的鼓勵很多，所以我常常地唱。

致友聲：

茲閱錢顧女士在友聲第 263 期第 41 頁之啓示，特此作答如下：

謝謝顧女士注意提供資料，

查外交與軍事的行動都是秘密的，為掩飾詳情，避免外人知道，所以虛者實之，聲東擊西，兵不厭詐，自古至今仍未改變。

我在歐洲時，只聽說顧公使夫人是陳嘉庚先生之女，不知其為南洋糖業巨子黃奕柱先生之女，您是顧公使之女公子，多承指正，以後自當更改，專此致謝。

吳國柄 敬覆 1977.9.2

囍 沈昌華學長 女公子于歸之喜

程威廉

六月下旬收到一份臺灣印製精美大紅喜帖，七月廿二日昌華學兄長女文敏小姐，在美國普靈士頓大學教堂與在該校攻讀博士胡正大君結婚，真是交大人的喜訊。雖然那天早已預訂參加我家附近整天節目旅美中國航友社野餐郊外活動，可是我與沈兄多年交情，又是交大人的喜事，他們伉儷又都由臺北飛來，與內子婉貞商定前往參加盛典。

昌華是民卅六級電機高材生，我比他高了九級，校中自未相遇，十六年前他來美本薛文尼亞省立大學研究院深造時，却參加了留美國劇雅集，會長是老學長王孟鐘，劉大中、施龍、李耀華、官鴻耀、趙聖符、沈兆麟、張殿民各學長和我全是最活動的會員。昌華當年也就為母校籌款演劇時上演了武家坡之王寶釧，他程硯秋派的歌喉，抑揚頓挫，着實美妙，轟動紐約菊壇。民五十一年校慶，他又在紐約上官筱慧演宇宙鋒反串了小生趙二世，臺步穩練，幾句搖板，响遏行雲，博得全場彩聲。他是臺電核能發電專家，常有公務來美，在紐約週末有暇，總到雅集清唱。最近數年來從南京程硯秋高華研究，藝無止境，一年進步一年。去秋在臺北演出全本碧玉簪名劇，名伶名票咸趕到欣賞，大有登上臺北程硯秋寶座之可能。友聲上已讀到母校也於去年成立了國劇社，並於今年校慶有了精采的演出，使留美同好校友興奮不已。交大票友特色演劇絕不耽誤正事，每人事業家庭第一，玩票只是正當消遣，調劑身心，願共勉之。

紐約七月十二日起，熱流突襲，大破六十年來紀錄，達華氏 104 度。七月十四日大雷雨，紐約全城停電，大家全無冷氣，連着叫苦。七月廿一